

正是「千里姻緣一線牽」，紀弟兄大學畢業那年，她成了「香港人的媳婦」。她說：「婚後我隨著他到香港，在香港住了九年，兩個兒子都是在香港出生的。」

他們兩個兒子都出類拔萃，一個是政治系碩士，一個是法律系博士；現在分別都有很好的事業與家庭。



上圖：紀華彬指揮著亞特蘭華人基督教會聯合詩班。

下圖：紀華彬與角聲音樂小組合照。



加入角聲 義不容辭

他們一家於一九八二年移民美國，八五年便加入了「角聲音樂小組」，成為義務指揮。那時角聲才成立三年，仍在草創的階段。

「相信那是神預備的機會。那年，傅大衛牧師從香港來美國，順道探望我們；他是勞伯祥牧師的同學，他告訴我『角聲音樂小組』需要一位指揮。經過了禱告後，我明白神的帶領，很快便加入了角聲事奉。」紀弟兄說。

從此，每個禮拜四的晚上，紀弟兄伉儷都從新澤西州，駕車前往紐約市的唐人街，帶領「音樂小組」練唱，十多年來風雨不改。他很懂得引導詩班員

練習，常以輕鬆幽默的方法，幫助詩班員知道如何演繹詩歌；他的指揮手法精準明確，讓不太懂音樂的人也能一目了然。

他義助角聲不久，音樂小組的水平便大大提升，成為美

東最強勁的音樂佈道隊伍；平均每年至少有十二次，應邀前往各地教會佈道，而且成果豐碩、大獲好評，是當時角聲佈道團很大的助力，很多在紐約以外的弟兄姊妹，都是透過「音樂小組」而認識到「角聲」的。

沉迷聖樂 冷落嬌妻

在成功的背後，是紀弟兄竭力的付出。他是一位女性內衣專家，歷任黛安芬、美頓芳、雲尼蒂等名廠的主任之職，日間的工作已夠忙碌，晚上的時間，幾乎全用在「音樂小組」上。

至今紀太太還戲說，他是「冷落」了嬌妻：「這十多年來，他下班回家吃過晚飯，就一頭鑽在詩歌裏，挑選詩歌、溫習詩歌、練習指揮、配樂組曲……又因那時中文詩歌創作不多，為使獻唱的曲目更豐富，他還親手翻譯了近二百首聖詩。其中包括《您愛我比這些更深嗎？》《主慈手引領》、《祂的愛》等。他翻譯詩歌很有恩賜，曲與詞聲韻配合，令人朗朗上口。」從紀太太的言談之間，不難

紀華彬（前排右一）現已遷居亞特蘭大。他是亞特蘭華人合唱團的指揮。



發覺她對丈夫其實是相當欣賞的。

紀太太雖然被「冷落」，但對紀弟兄忠心事主的態度，十分欣賞與支持。紀太太也熱切投身於聖樂事奉，是「音樂小組」的主音歌手。記得她在唱「招牌歌」——「一件禮物」時，那充滿感情的歌聲，不知感動了多少人歸向基督。

當他們被問及，為何選擇以聖樂事奉時，紀弟兄說：「聖樂是神賜給人最珍貴的禮物，我們可以透過聖樂，向神表達我們的感謝、讚美和敬拜。聖樂不但可以抒發感情，還可以帶領人更親近主，讓我們屬靈的生命得到提升。因此，自我第一次執指揮棒起，三十五年來矢志不移。」



紀華彬的一家，洋溢著和諧與幸福；兩個兒子均學有所成，各有事業。

主恩同在 美事難忘

除了「音樂小組」的事奉，紀弟兄還多次擔任「關懷社區音樂會」聯合詩班的助理指揮，他認為在卡內基音樂廳獻唱，是個很好的經驗。

他表示，在角聲事奉中最難忘的，是「音樂小組」詩班員的同心努力，特別是幾位司琴如尚友文、林藹齡、閻路得等衷誠合作，令他至今仍深銘感。

至於最難忘的一次佈道會，他說：「十五年來，大大小小共幾百場佈道會，每一次都看見主的恩典同在。特別是有一年，賓州的鄭昌文弟兄邀請我們去佈道，那是一個家庭聚會，原以為只有幾十人參加，誰知卻來了一百幾十人，整幢房子擠得水洩不通，令我們又意外又感動。那天晚上，很多人信了耶穌。」

喬遷他地 腳蹤佳美

一九九九年，因轉換工作的關係，紀弟兄伉儷舉家遷往亞特蘭大。人生雖有變幻，但他們以音樂事奉主的心意卻沒有改變。

這八年來，紀弟兄除了在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擔任詩班指揮外，還組織了一個教會聯合詩班，每年舉辦音樂佈道會。該詩班曾兩次在「唐崇榮佈道會」中獻唱，連唐崇榮牧師都稱讚：「這詩班真有水準！」

紀弟兄的音樂造詣，一直得到教內外人士的認同，他為了以歌會友，把福音帶給未信的同胞，因此也擔任亞特蘭大華人合唱團的指揮。最近，紀弟兄伉儷又將他遷，「報福音、傳喜信的人，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。」但願他們乘著歌聲的翅膀，無論到哪裏，都以動人心弦的聖樂，把信、望、愛撒佈人間！㊟



...我要在

他的帳幕裏

歡然獻祭；

我要唱詩

歌頌耶和華。

詩篇 27:6

俄裔加拿大人

Alex Martichenko

每月為號角派報

溫哥華角聲同工譚馬玉英

兩年前的一天，加拿大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溫哥華的辦事處，也就是《號角月報》加西版的辦事處，走進來了一位白人長者。這人年約七十，頭髮銀白，走路一拐一拐的，態度卻十分友善。當同工招呼他，問他有甚麼需要，可以幫助他作些甚麼的時候，這位長者竟然說要來《號角》幫忙——他要當《號角》義工，為我們派報！

他的話令人出乎意料之外，一位跟我們說著英語的白人，連中文都不懂，他怎麼曉得我們《號角月報》，又怎麼認識我們，還主動地要來當義工呢？

白人長者 來當義工

原來，他的名字叫Alex Martichenko，是一位俄裔加拿大人，也是一位退休宣教士。他在一家猶太人聚集的基督教會中，看到了《號角月報》。雖然不會中文，讀不到《號角》的文章，但是，他從其他華人的口中，知道《號角》的內容和性質，覺得這是一份很值得支持的報紙，於是，便自發性地走到來我們的辦公室。

Alex 說：「我認同你們所作的，就跟著這份報紙上的地址，來找你們。」

這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探訪，就是Alex成為

《號角》義工的開始。往後的每一個月，在《號角》印妥之後，Alex都親身來到我們溫哥華Main Street的辦公室來取報紙，分發到不同的地方去。

Alex每月派報，由三百份至六百份。別以為這是一個小數目，因為，在Alex來說，這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。Alex過著簡約的生活，他沒有汽車，每次都是乘公共汽車而來。他拿起報紙，放在帶來的袋子裡挽著就走。一扎《號角》的重量可不輕啊，不過，Alex總是喜孜孜地帶著到他要派報的地方去。由於報紙甚重，所以，Alex每月總要分幾次來取報去派。不過，他總是樂此不疲，而且，他也愛上來我們的辦公室，跟同工談談聊聊。大家都說他是個和藹可親的長者，言談中都感染到他的喜樂和平安。

非洲宣教 飽歷艱辛

原來，Alex本來就是一個宣教士。十九歲的時候，已順從神的呼召，到非洲去宣教。他在一家聖經學院中接受裝備之後，就開始在非洲埃塞俄比亞及索馬里等國家為神作工，宣揚福音。

在落後國家宣教，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。Alex經歷了許多艱苦的日子，包括染上虐疾、斑疹、傷寒等，也經歷了非洲大饑荒等災禍，又因著政局的變亂而被抓入牢中，飽嘗鐵窗之苦。

在非洲，Alex走遍大城小鎮，派發聖經及福音單張。七十年代初，埃塞俄比亞發生大饑荒，Alex在饑民營中幫助救援工作。他們搭起簡陋的帳棚讓饑民棲身，幸得各地運來糧食及物資，災情才慢慢舒解。他們就在營中教導饑民讀聖經，認識福音。

饑荒過後，饑民營關閉；但是，軍事政變接踵而來，



Alex不啻中文，仍樂意跑到街上，把號角派發給華人。

開始了動盪不安的年代。那時候，學生被派到農村下鄉勞動，進行改革活動。Alex曾先後兩次被這些學生關入牢獄。

然而，宣教的苦難日子，並沒有動搖Alex事奉神的決心。結束了非洲的宣傳生涯之後，他回到了他的祖國加拿大，仍然堅持地走在服事神的路上。

華人所在 就派號角

Alex對《號角》、對華人都有著一份莫名的情誼。現在，他成為了《號角月報》加西版的一個忠心義工。Alex住在北溫哥華地區，不過，北溫地區並沒有太多的中國人商店及餐館；所以，他就把《號角》派送到北溫的一些教會、圖書館、社區中心及其他的中國商店裡。

他也會跑到唐人街，逐家商店派發《號角》。由於許多店舖都不能擺放整疊報紙，所以，他會把報紙一份份地交給商店老闆、收銀員或侍應生。有時，他也會站在唐人街一些較繁忙的街角，派報給過路的人。

假如天氣好的話，他更會由位於 Main Street 的《號角》辦公室，步行兩個多小時至UBC大學的學生會大樓、飲食中心、圖書館、亞洲中心等派發。

不單如此，他又走到人流極多的 Sea Bus 關口，架空列車站、公車站、列車及公車上派發。遇上有人可以駕車載他到一些偏遠的城市，所以他也到Langley（蘭里）、Abbotsford（亞寶斯福）、Mission



（米遜）、Maple Ridge（楓樹嶺）等地，他就在那裡尋找有華人或中國餐館的地方，把《號角》派出去。

雖然，溫哥華地區有些英語教會，都沒有中文聚會，但卻有中國人參加。Alex就在這些教會裡，留下幾份《號角》，讓這些華人可以傳閱。總之，如果他發現某個地方有華人出入，而又仍然未見有《號角》的話，他都會留下及派出一些報紙。這些事情，都是他自發性地去做，實在叫我們同工感動不已。

堅持事奉 順服神意

已屆七十三歲的 Alex Martichenko，步履蹣跚，健康與體力備受考驗。但他還是堅持一百、二百份地將報紙分發出去。有時，我們看見他挽著一袋子報紙，慢慢地走著，也不禁勸他不要為《號角》操勞，但他總是十分堅持。

他說：「If the Lord doesn't call me into other things, this is how I am going to end my life.」意思就是，倘若神沒有吩咐我作別的事，我就會一輩子這樣幹下去！他的話，反映出他對神事奉的忠心，我們聽到了，也會為之汗顏。

一個白人長者，不曉得我們華人的文字、不熟識我們華人的文化，卻甘心樂意地來到我們的圈子，為神的托付而盡心，為使華人得著福音而努力。Alex實際體現了聖經所說的：「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並不分猶太人、希利尼人，自主的、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。」（加拉太書3:27-28）他服事的對象，因此也包括了他不認識的族群。

每次看著Alex挽著沉甸甸的《號角》，一步一步地走遠之時，心裡都升起一陣可敬的感覺。古稀的Alex，肯為我們華人擺上，我們這些年青力壯的，難道不應更多為主盡忠，為同胞得著救恩而奉上更多麼？



你要謹守
耶和華你神
的誠命，
遵行他的道，
敬畏他。
因為耶和華
你神領你
進入美地，
那地有河，
有泉，有源，
從山谷中
流出水來。
申命記 8:6-7



在法拉盛角聲事奉的何畢敏芝，大家都知道她主持電台節目，又負責社區論壇。原來，何師母鍾情山水畫，而且造詣高深，屢獲獎項；並曾教授國畫課程凡十年之久。本文是她作畫時的心中感受；所選刊的山水畫，亦是她的畫作。

美麗情畫

胸中山水躍然紙上

法拉盛角聲同工何畢敏芝

每次當我攤開紙、筆、墨，那是我的休息時刻。一邊磨墨，一邊看著宣紙，彷彿從這張白紙上，感覺到這裏一座山頭、那裏一灘溪流、前面一堆小石…

當墨磨好，拿起筆來，筆在硯裏搥一搥、在紙上搥一搥，又在小碟子裏搥一搥，這一連串的動作，好像讓我從一個小台階，踏上另一個小台階。提起筆來，或坐或站，往我注目的白紙上一筆下去——心裏真是暢快呀，因為胸中之山、想像之景，沒有用任何鉛筆或炭筆擬稿，就能順著心中的感覺，在紙上游動。一些自由的粗細線條、塗擦出來的感覺，使得我心實在快樂。常常不假思索，就很清楚知道自己手上所握的這枝毛筆，到底有多少豐富的顏色在其中。我說它的顏色，不過就是黑的墨，加了點水而已。

當我繼續在白紙上，藉著皴擦點染，速度並不慢，所以很快地，那些胸中之山，已經隱約呈現眼前了。有一部分與所想的相似，絕大多數的結果，是與所想完全不同。如果與所想的相似，我很高興，因為希望達到的山形，在我手中筆下終於能畫出來了。若結果與所想像的不一樣，我更高興，使我得到意外的驚喜；感到這是天父上帝在幫助我，讓我在潛意識中，發揮了多一層的創造性，所以心中加倍地快樂。

每次有機會提筆畫畫，悠遊在黑墨白紙之間，我總是很開心。大學時代，我很喜歡畫大幅的作品，桌面、地毯上各擺一擺，聆聽著敬拜讚美的詩歌音樂，有時同時播放講道的錄音帶，一邊聽，一邊畫，甚至一邊唱，聽著、唱著、畫著…